

文化漫谈

当“外卖诗人”“钻工诗人”绽放鲁迅文学奖舞台时

□周心怡 余俊杰

“生活,我是认真的,同样,我也热爱文学。”

近日,在“2026 中国文学盛典·鲁迅文学奖之夜”的领奖台上,“外卖诗人”王计兵发表获奖感言时说道。与他并肩站上诗歌奖领奖台的,还有来自山野矿区的“钻工诗人”张二棍。

一个做了8年外卖骑手,凭诗集《低处飞行》成为鲁迅文学奖史上首位斩获诗歌奖的外卖员;一个常年扎根地质勘探一线,以《我愿埋首人间》从荒岭矿区走向中国文学的荣誉舞台。

把目光从领奖台移向整份获奖名单,不难发现:写作者身份、文本表达、理论阐释——新大众文艺拔节生长的脉络,正在本届鲁迅文学奖的多个维度里清晰显现。

新大众文艺之“新”,首先在于创作主体之新——

长久以来,劳动者往往是文学叙事里的“他者”,而今天,他们自己拿起了笔。

晚会开启前数小时,上海书城六楼中庭,暖白的灯光漫过书架,读者层层围拢。王计兵一身朴素,坐

在分享区中央,脸上带着常年风吹日晒留下的黝黑底色,向读者娓娓讲述人生经历与创作心路:“我对文学始终抱着一颗感恩的心。我愿一直当那个采摘棉花的人,把温暖和力量传递出去。”

于他而言,这份写作始于个人内心的热爱。而媒介环境的变迁也让千千万万普通人的表达拥有了被看见的可能。

外卖骑手在等餐的间隙记下见闻,货车司机在驾驶室敲下诗句,建筑工人用安全日志的背面写诗……在阅文集团等创作平台上,仅外卖骑手写作者就有6100余人,货车与网约车司机写作者超过4000人。更多没有被纳入平台统计的保安、保洁员、乡村教师,也在各自的生活中默默书写。

新大众文艺之“新”,还在于内容与形式之新——

当大众成为书写者,文字挣脱书斋的想象,扎根于亲身踏足的现实土地。他们以亲历者的视角,萃取生活现场粗粝鲜活的质感,成为当下文学生态里富有活力的基层力量。

王计兵的诗,写暴雨天打滑的电动车轮、写字楼楼下递餐的道谢、

深夜路灯下拉长的身影,他用朴素的文字记录下骑手群体日复一日的奔忙与温热。“一个优秀的写作者应从‘自我式写作’向‘代言式写作’迈进,生活给你什么,你就拿出作品来。”他说。

张二棍的诗行里则是另一番天地。北方旷野风雪笼罩的荒岭、山路上负重前行的赶路人、田埂上沉默不语的石匠……他以同行者的姿态,与山野间的每一个生灵并肩而坐。

烟火日常的万千光景直接沉淀为笔下的素材,文本的表达边界也在不断拓宽。写作不必囿于书桌,手机片段、网络随笔、随性短章也能够承载真诚的表达。

在中国当代文学研究会名誉会长白桦看来,新大众文艺集中体现出民族创新创造的活力,这股潮流还将感召更多文学爱好者参与进来。

新大众文艺之“新”,也在于文学观念与理论建构之新——

鲜活的民间创作实践,同时催生与之同频共振的理论思考。获得文学理论评论奖的《劳者歌其事——新大众文艺与文学精神的重构》便是代表,“紧扣时代脉搏,捕捉文艺新风,以体系化思考推进新大众文艺的理论建构”,这本书的授奖辞这样写道。

作者卓今跳出传统框架,将素人写作等数字时代的文艺新形态纳入研究视野,并发出叩问:当普通劳动者也拿起笔抒发心声,文学的边界是不是应当被重新审视?这本书接续延安文艺扎根民间的精神传统,立足“大文学观”观照各类新兴文化现象,也反映出主流文学界正在调整评判标尺,接纳数字时代多元的文艺实践。

从个体自发书写,到奖项认可、理论跟进,新大众文艺正走向整体被看见、被研究、被扶持的新阶段。中国作协党组成员、副主席邱华栋表示,这些来自各行各业的创作者与全新的文艺实践,是新时代文化新气象的生动表征。

“不是所有的翅膀都可以展翅高飞,低处的飞行也是飞行。”王计兵说。

日常的奔忙未曾磨灭心中热爱,普通人借由书写亦可绽放独有的光芒。当更多来自生活现场的生命经验汇入文学长河,中国文学的版图终将生长出更扎实、更鲜活的根系与脉络。 (据新华社电)

心灵深处

悟一个“真”字

□董雪丹

一遍遍地读《人间词话》,像是在与一位真诚而深刻的学者对话,他告诉我,作诗、作词、作文就是一个“真”字,要真实、真诚、真性情,跳出技巧,直抵人心。

“故能写真景物、真感情者,谓之有境界。否则谓之无境界。”王国维推崇写真景物、真感情,说出了有真景、真情的作品应该具备的特点:“大家之作,其言情也必沁人心脾,其写景也必豁人耳目。其辞脱口而出,无矫揉装束之态。以其所见者真,所知者深也。”读后,心中仿佛多了一把能量出作品深浅高低的尺子,对诗词、文章“好”的判断和理解,以及该如何书写,心里多了些底气。

王国维所说的“真景物”,不是肤浅的“形似”,而是经过“我”的取舍,传达一种生命内在的真实和神韵。比如“叶上初阳宿雨,水面清圆,一一风荷举”一句,王国维评价其“能得荷之神理”。“真感情”就是没有虚伪造作的真性情,是“赤子之心”的自然流露。因为真,诗人、词人笔下独特的个人悲欢,可以直达人类共通的情感。

“真”这把尺子,不只能量诗词,也能量万物,量人心。

就像词中常写的荷花等草木,虽写的是“真景物”,但词人不是为了写花草而写花草,而是借花草言说赤子之心,是词人安放真心的寄托。推及开来,“真”,不只是审视长短句的标准,还是观看天地、审视生活、对待人与事的方式:有人寄情山水,走过的山川湖海都会留下自己的心灵回响;有人喜欢写作,字里行间挥洒着真善美;有人喜欢下厨,美味里蕴

含着对家人的爱意;有人钟情跑步,每一个脚印都是真实的坚持。还有养花、喂鱼、唱歌、喝茶……投身任何一种所爱,都需要交付真实的自己。

就以我自己来说,我爱花草树木,看它们时,不只动眼,更在动心。和草木谈心,当然要有真心。身边的一草一木,若只是匆匆走过时的“看到”,与“真景物”是相隔甚远的。只有放缓脚步,用一颗不浮躁的心去“相看”,才能看到草木的本心、无言的大美。以“真感情”去爱草木,它们也会以不言之言回应,让人在喧嚣中找到沉静。

有趣的是,用真心去看,不只能看见那些生长在高处、明艳摇曳的花儿,还能看见很多低处不起眼的小花小草。比如附地菜,花如米小,俯视它时,它只是一棵最平凡的小草。但若你肯俯下身,平视或者仰视它,才会发现它那不轻易示人的美:5片小小的蓝色花瓣,围绕着一个更微小的淡黄色的圆,从花朵边缘向中心蓝色逐渐变淡、发白,再配上淡黄的小花芯。这么微小的花,却有这么丰富的色彩,如此淡雅、精巧。只有真心喜欢它,才能让自己低下来,低到比一株小草还要低,从而真正看到一朵小花的内心,看到它的盛放。

王国维称“能写真景物、真感情者”,为“有境界”。古往今来,真正“有境界”的人,造诣往往更在艺术才华之外。他们不光能写真景物、真感情,往往也能在纷扰复杂的世界里活出真性情,是以一颗真心进入生活,又可以跳出生活去审视生活的人。一个“真”字,从为文到为人,都值得我们揣摩、回味。 (摘自《人民日报》)

谈文绎史

东坡刻石述说师生情



苏轼书《醉翁亭记》刻石。郑州博物馆供图

□张玥颖

九月正是新学期的开始,说起中原大地上一对有名的师生,不妨去郑州博物馆三楼看看。走进“翰墨双璧”展厅,抬眼便望见楷、行、草三体兼用的《醉翁亭记》刻石,这便是郑州博物馆的镇馆之宝之一——苏轼书《醉翁亭记》刻石。

郑州博物馆藏的《醉翁亭记》刻石由青石镌制,其中前十八方刻石为苏轼书写的欧阳修《醉翁亭记》正文及落款,另有六方题跋。欧阳修名篇,加之苏轼妙书,可谓珠联璧合、书文双绝。

郑州博物馆讲解员程凡介绍,元祐六年(1091年),因《醉翁亭记》原刻石历经风雨侵蚀和时人摹拓,字画偏浅模糊,苏轼便应滁州太守之请,重新书写了两个版本的《醉翁亭记》。一用大字楷书誊写,世称大字楷书《醉翁亭记》;另一由楷、行、草兼用字体写成成长卷,被传称为草书《醉翁亭记》。

然而,草书《醉翁亭记》的原卷几经辗转,不知所终。明代内阁首辅、新郑人高拱的后人高有闻依据家中收藏的“鄱陵碑”拓本重新刻石,并将刻石在高拱祠堂中安放多年,后来由郑州博物馆征集、收藏并展示的,正是这一版本。

这块石头的来处新郑,也是欧阳修的魂归之地。当年欧阳修被贬滁州,在《醉翁亭记》中句句说“乐”,山水之乐、宴酣之乐、禽鸟之乐、太守之乐,可那“乐”的底子里,是失意后的自宽。这一点,苏轼太懂了,宦海浮沉半生,他早把同样的滋味尝过,笔下自然多了几分心照不宣。如今在新郑欧阳文忠公的展厅里,也陈列着苏轼书《醉翁亭记》刻石,虽是复刻,师生情谊却一样真切——老师长眠于此,学生的笔墨守在身侧。

欧阳修与苏轼师生二人,一个魂归新郑欧阳文忠公园,一个长眠郑县三苏园。师生二人,生前以文章相知,身后的归宿之地竟都在这片中原厚土,隔着近千年,他们仍在河洛大地上遥遥相望。

如今,郑州博物馆的苏轼书《醉翁亭记》刻石前,常有观众久久驻足,有人举着手机,对着石面一字一字地拍,还有人在展厅一侧的电子书法描摹屏前俯身执笔,仿佛要为自己拓出一份独一无二“拓本”。

场馆西边,一面大屏循环播放着琅琊山醉翁亭的影像,欧阳修的文章与苏轼的书法在屏幕上浮现,那些穿过时空与风雨的文字,讲述着山水与笔墨之间的心事。 (摘自《河南日报》)

文坛走笔

不敢走近那间楼房

□赵洪宇

不敢走近那间楼房
怕回首一望
熟悉的身影
模糊了奢望的脸庞
从前觉得时间很长
不管等待多么寂寞
从满天朝霞到彻夜星光
累虽漫长,苦仍坚强
整屋堆满了墨香的纸张

不敢走近那间楼房
微笑散尽晚窗
号角远离疆场
主人已奔赴诗和远方
花盆里野草肆意疯长
再也听不到键盘声响
前方像一张无形的网
留也迷惘,走也慌张
只有祝福在静静流淌

科学新知

去月球上盖房子,月壤能撑得住吗?

□崔兴毅 宋同舟

如果有一天,人类要去月球上盖房子,脚下的月壤能撑得住吗?它和地球上的地基材料有什么不同?更现实的问题是,人类带回的月壤样品极其稀少,科学家如何在破坏样品的前提下,获取它的力学性质?

近日,中国科学院地质与地球物理研究所博士研究生乔斯嘉、研究员李丽慧等采用矿物识别和纳米压痕技术,对极微量的嫦娥五号月壤(CE5-054)、月球陨石(NWA-4734)和地球岩石(CR-1)样品开展了精细无损的力学测试。研究表明,不同矿物的“抗变形能力”存在显著差异,并且太空风化过程会对矿物的力学性质产生深刻影响。

月壤里的“硬汉”和“软骨头”

纳米压痕试验,可以理解为用一个极微小的针尖轻轻压入材料表面(几百纳米级),通过记录“被压下去多少”和“反弹多少”,反推材料的力学性质。这种方法对样品的损耗极小,非常适合研究像月壤这样珍贵的材料。

通过这一试验,科研人员可以获得两个关键指标:弹性模量和硬度。前者反映材料在弹性变形阶段抵抗变形的能力,数值越大,材料越不容易被拉伸或压缩;后者描述材料抵抗压入或磨损的能力,数值越

大,材料越硬越耐磨。

实验结果显示,嫦娥五号月壤中不同矿物的弹性模量分布范围较广,不同矿物间的弹性模量差异显著,呈橄榄石>辉石>钛铁矿>尖晶石>斜长石的次序,其中斜长石的弹性模量明显偏低。相比之下,各矿物之间的硬度差异则相对较小,辉石略硬,钛铁矿略软,其余矿物彼此相差不大。

同一种矿物,抗压能力竟也不同

研究团队对比了来自地球和月球的辉石、橄榄石、斜长石等相同种类的岩石后发现,即便矿物种类相同,产地不同,抗压能力也会有所差异。

对比结果表明,地球岩石(CR-1)在弹性模量和压入硬度上整体更出色,既最“刚”也最“硬”;来自月球陨石(NWA-4734)的辉石和橄榄石的弹性模量最小,但斜长石的弹性模量却最高;嫦娥五号月壤(CE5-054)和月球陨石(NWA-4734)中的矿物硬度相当,在误差范围内高度重合。

进一步分析发现,无论矿物来自地球、月球还是陨石,不同来源的矿物在微观变形过程中的响应机制可能遵循某种共性的内在规律,相关机理仍有待进一步深入研究。

风化作用影响矿物表现

为什么同一种矿物,在不同的

样品中会表现出不同的弹性模量和硬度?

如果把矿物比作一个人,它的抗压能力不仅取决于自身“基因”——矿物类型及晶体结构,还受“成长经历”——风化过程中留下的微裂/孔隙、晶格错位等结构缺陷的影响。后者往往具有随机性和不均一性,是造成相同矿物力学性质差异的关键原因。

研究分析表明,月球陨石(NWA-4734)经历了高温高压的撞击事件,内部发育了大量微裂纹等结构缺陷,从而削弱了其整体力学性能,而其中的斜长石由于熔点更低且易发生变质,可能在撞击过程中发生局部致密化,反而表现出较高的弹性模量。

嫦娥五号月壤在形成过程中缺少大型高能撞击事件,太阳风、微陨石撞击熔融或破碎对颗粒的改造多局限于颗粒表层,因此整体结构保持相对完整,力学性质优于月球陨石。

地球岩石(CR-1)几乎未经地球风化作用影响,原始结构保留完好,因此更硬、更不易变形。

上述成果不仅为理解月球等星体表面的风化改造过程提供了微观力学证据,还为未来利用月壤进行数值模拟、开发高保真模拟月壤,甚至实现月球原位资源利用,提供了宝贵的关键参数。 (摘自《光明日报》)



AI制图